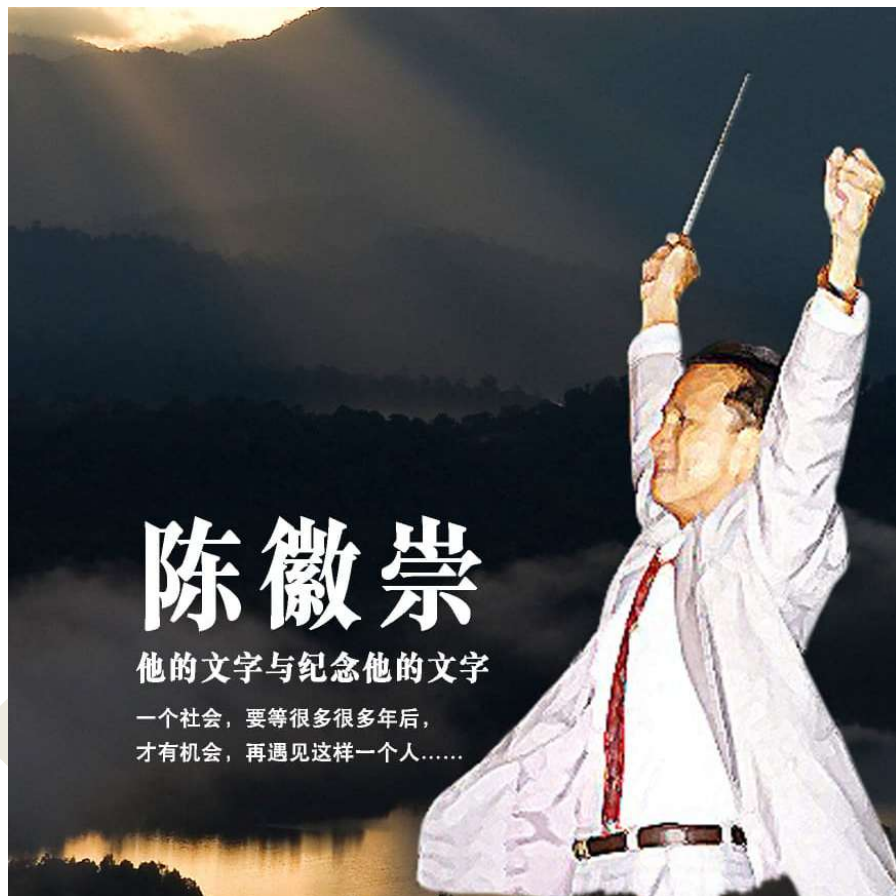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徽崇传 生: 1947



马来西亚音乐教父

第一章 海南渡海：清寒少年与音乐的萌芽



1947 年 9 月 23 日，中国海南岛琼东县（今琼海市）的一户普通人家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。父母为他取名“徽崇”。“徽”是美丽，“崇”是高大——多年后他站在讲台上，常对学生们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笑着说：“我不美丽，也不高大。”这个孩子日后将以“陈徽崇”之名，成为马来西亚首位华裔国家文化人物，用鼓声与歌声在异乡的土地上，为中华文化开辟了一片崭新天地。

陈徽崇在海南度过了六年的童年时光。彼时的海南岛，远非今日的旅游胜地，而是一个闭塞贫瘠的海岛。1953 年，母亲带他远渡重洋，前往马来亚霹雳州的安顺，与已在南洋谋生的父亲团聚。父亲在一间小旅馆工作，收入微薄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清贫而朴素。

初到异乡的陈徽崇，在安顺三民小学和三民独中度过了少年时光。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但正是这种匮乏，让他在音乐中找到了精神寄托。他痴迷于吹口琴和管乐，省吃俭用买来乐器，躲在角落里一遍遍练习。家人起初并不理解他的这份痴迷，但他默默坚持，用日复一日的练习回应所有质疑。

中学时代的陈徽崇，加入了当地的华人乐团，偶尔还会跟着乐团混迹于送殡的队伍中，在哀乐行列里吹吹奏奏。这段看似“不务正业”的经历，却让他近距离接触了民间音乐的脉搏，感受到了音乐与生活之间的深刻联结。

第二章 负笈台湾：淬炼音乐灵魂的大学时光

1966 年，19 岁的陈徽崇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——远赴台湾，考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。他主修声乐，辅修钢琴，系统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技法和理论。

在师大期间，他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导师——台湾著名作曲家史惟亮。史惟亮是台湾现代音乐的重要推手，主张音乐创作应扎根于民族文化。在史惟亮的指导下，陈徽崇的作曲才华被彻底点燃。他开始尝试将现代诗的意境与音乐的旋律融合，探索一种既能表达个人情感、又能承载文化内涵的创作路径。

除了音乐，陈徽崇还展现出了另一项令人惊叹的才华——摄影。大学四年，他连续荣获师大校庆摄影展第一名。毕业后，他曾在台北、新山、吉隆坡及沙巴亚庇举办过摄影个

展。镜头中的世界，与音符中的世界，在他手中交相辉映，共同塑造了他独特的艺术感知力。

1971 年，陈徽崇从师大音乐系毕业。他在台北永和国中实习教学了一年，并于 1972 年台湾“双十国庆”期间，担任了一场由多所中学组成、上万名合唱团员参与的大型演唱会总指挥。站在万人舞台中央的那一刻，他感受到了音乐的磅礴力量——那种“很有满足感”的体验，让他更加坚定了以音乐为终身志业的信念。

第三章 宽柔播种：从零开始的音乐拓荒

1973 年，26 岁的陈徽崇回到马来西亚，受聘于柔佛州新山宽柔中学，担任音乐教师。彼时的新山，被许多人戏称为“文化沙漠”——华人社会虽富足，却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，艺术教育更是荒漠一片。

陈徽崇没有被这片荒芜吓退。他意识到，自己肩负的不仅是教书的任务，更是“播种”的使命。他曾说：“从事艺术的人肩负时代的使命。教育下一代的责任，应由学校等机构着手。一个艺术家如果有直接教育下一代的责任，那应该是培养下一代的‘艺术生命’。”

他接手的宽柔中学合唱团，原本是一个缺乏系统管理的松散团体，学生练习的目的仅仅是应付校庆表演。1974 年 5 月 11 日，陈徽崇做了一件让许多人看不懂的事——他解散了原有的合唱团，重新筛选了一批初一学生，从零开始组

建了一支全新的合唱团。这批学生，后来成为他推行“现代诗曲”创作的骨干力量。

同年，他还成立了以初中一二年级学生为主的“打击乐队”。

仅仅两年后，这支乐队就推出了宽柔中学有史以来的第一张音乐专辑。热爱摄影的陈徽崇亲自为每一位团员拍照，将照片印在专辑封面——那是他送给学生们的青春纪念，也是他音乐教育理念的第一次完整呈现。

第四章 诗曲先行：现代诗与音乐的融合实验

1970 年代，陈徽崇在台湾求学时便萌生了一个想法：现代诗是可以谱曲的。在他看来，马华现代诗所追求的“意境”，为音乐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。回到马来西亚后，他开始了这场大胆的“融合实验”。

他开始为马来西亚诗人温任平的《流放是一种伤》《云与飞檐》、潘雨桐的《星夜行程》、沈穿心的《根的岁月》等作品谱曲。这些诗曲将现代诗的意象与音乐的旋律融为一体，创造出一种既空灵又深沉的美学风格。他还将这种创作理念传授给合唱团的学生，鼓励他们为诗歌谱曲。于是，陈质采的《自序》、刘友成的《端午》、柯俊生的《落叶》等学生作品相继诞生，一个以宽柔中学为核心的“现代诗曲创作群”悄然形成。

1979 年，是这场实验的里程碑之年。陈徽崇与合唱团的四位学生共同创作并发表了一批“大马现代诗曲”作品。同年，他与学生们的作品结集为《大马现代诗曲集》正式出版，其中收录了十首现代诗曲。这张专辑的诞生，标志着马来西亚现代诗曲创作风潮的正式开启。陈徽崇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“大马诗曲之父”。

他的创作视野并不局限于校园。1980 年代后期，他创作了纪念华教斗士林连玉的《如风如日》、花踪文学奖的主题曲《花踪》等一批朗朗上口的歌曲。他坚信，音乐应该走入社会，“要写流传的东西，而不是写流行的东西”。他在立百病毒肆虐期间为猪农打气创作了《爱心献猪农》，为新山小商公会写会歌，为宽柔中学 75 周年大庆创作《长青宽柔》——每一首歌都凝聚着他“用音乐关怀社会”的赤子之心。

第五章 韶韵与传灯：新山音乐之城的奠基

1987 年，一个新加坡文化人创作的歌曲《传灯》被引入马来西亚。陈徽崇与他的搭档陈再藩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首歌的感染力，将《传灯》作为中秋节主题曲在新山推广。一曲《传灯》从新山出发，逐渐传遍全马，成为华人中秋园游会不可或缺的经典曲目。

同年，陈徽崇创立了“韶韵小聚”——一个以小型音乐模式邀请海内外音乐家演出的平台。在这里，音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艺术，而是可以近距离聆听、分享、交流的心灵对话。韶韵小聚的出现，为新山注入了前所未有的音乐活力。

1991 年，陈徽崇做出了另一个重要决定——辞去宽柔中学的教职，创办柔佛音乐艺术学院。他意识到，音乐教育不能局限于校园，必须走向社会、走向草根。在他的推动下，

新山涌现了琼青合唱团、宽友 518 合唱团、新山合唱团、新山福建会馆合唱团等多个音乐团体，他被誉为“新山音乐之父”。曾经的文化沙漠，正在变成一座歌乐之城。

DRAFT

第六章 鼓震八方：廿四节令鼓的诞生与远行

1988 年，是陈徽崇一生中最具标志性的年份。这一年，他与诗人/文化人陈再藩共同创造了“廿四节令鼓”。

故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 1986 年。在一次中秋园游会结束后的深夜，陈徽崇与陈再藩躺在宽柔中学空旷的草地上，望着星空回味人山人海的场景。陈徽崇反复地说：“真爽！真爽！”那是他们合作的开始。

1988 年 4 月，新山中华公会举办“九舞”舞蹈节。陈徽崇设计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开幕仪式：九面大鼓齐鸣，合唱小组唱响主题曲《启舞》，鼓声与歌声交织，震撼了全场观众。这一幕给了陈再藩灵感——他提出，是否可以用二十四面单皮鼓来代表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，再配上书法题字，形成一个大型的“天人合一”鼓阵？

陈徽崇接过了这个构想，将它变成了现实。他创作了完整的鼓谱音乐，设计了击鼓与肢体表演的融合形式，将中国南方狮鼓的表演特点与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融为一体。

1988年6月12日，全球第一支廿四节令鼓队在柔佛古庙正式成立。这支鼓队由新山中华公会联合潮州、福建、客家、广东、海南五大会馆各献四面大鼓，由宽柔中学“领养”组建。

廿四节令鼓的诞生，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史上的一次革命。它让鼓从传统舞狮中的“配角”变成了舞台上的“主角”。群鼓齐鸣的磅礴气势、书法题字的艺术美感、二十四节气的文化象征——三者合一，创造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、既中华又本土的独特表演形式。**2009年**，廿四节令鼓被正式列为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今天，全球已有超过 **400** 支廿四节令鼓队，马来西亚境内就有 **300** 多支，累计鼓手超过 **2** 万人，其中 **90%**以上是华裔青少年。廿四节令鼓不仅传遍新马泰、印尼、中国大陆和台湾，还远渡重洋到了美国。它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，更是海外华裔青少年“寻根”的文化载体。

第七章 南方之路与生命终章：鞠躬尽瘁的音乐人生

2000 年，陈徽崇与陈再藩、陈清水联合制作了宽柔中学创校 87 周年的大型史诗歌舞剧《南方之路》。这部作品以宏大的叙事结构和新颖的舞台形式，追溯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南来历史，成为新山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。

然而，命运却在这个创作高峰期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

2006 年，陈徽崇被证实罹患癌症。面对病魔，他没有选择退缩。他依然坚持带领合唱团远赴澳门参加合唱节，依然在排练厅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即使身体日渐虚弱，他仍然在担心“音乐艺术文化不能传承下去”。

2008 年 6 月 22 日，马来西亚举办为四川汶川地震灾民筹款的义演晚会。癌症已到末期的陈徽崇，在家人的搀扶下登上舞台。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出——他站在指挥台上，为合唱团挥动了手中的指挥棒。

2008 年 7 月 27 日下午 4 时 15 分，陈徽崇在家中病逝，享年 61 岁。遵照他的遗愿，骨灰被撒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交界的柔佛海峡。那里是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土地，是他创作的鼓声与歌声曾经回荡的地方。

结语：一个美丽而高大的灵魂

2008 年，马来西亚团结、文化、艺术及文物部宣布将陈徽崇列为“国宝级文化遗产在世人物”；在他离世后，追授他“国家文化人物”的荣誉。他是马来西亚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艺术家。

陈徽崇的一生，是与新山、与宽柔中学、与马来西亚华文文化紧紧相连的一生。他创建了数十个合唱团，创作了无数现代诗曲，创办了柔佛音乐艺术学院，与陈再藩一起缔造了廿四节令鼓的传奇。他曾说，“徽”是美丽，“崇”是高大，他不美丽，也不高大。但在他离去多年后的今天，马来西亚的华裔青少年们依然在铿锵的鼓声中感受着四季的律动，在悠扬的歌声中触摸着文化的温度——那是一个美丽而高大的灵魂，留下的永恒回响。

主要参考来源

- [1] 東方網，《廿四节令鼓线上讲座 缅怀已故创办人陈徽崇》，2020 年
- [2]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校史館，杰出校友陈徽崇
- [3] 百度百科，《陈徽崇》词条
- [4] 海南日报，《马来西亚琼籍音乐家陈徽崇三十余年前创作廿四节令鼓》，2019 年
- [5] 维基百科，《陳徽崇》词条
- [6] 大马华人周刊，《陈徽崇国家文化人物（1947-2008）》，2013 年
- [8] 星洲日报，《赖益盛：成文化遗产在世人物。陈徽崇实至名归》，2008 年
- [9] 联合早报，《陈再藩：十年徽崇》，2018 年